

Lingnan University

##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

2023

### 讀者的療癒——《醫院》三部曲作為敘事治療

Yee Man T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鄧依雯 (2023)。讀者的療癒——《醫院》三部曲作為敘事治療。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 2022-2023：畢業論文選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現代文學、文學與電影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二零二二至二三學年

嶺南大學中文（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讀者的療愈——《醫院》三部曲作為  
敘事治療〉

學生：鄧依雯

指導老師：陳麗汶教授

## 摘要

韓松作為一個本職為記者的中國當代科幻作家，作品主要以現實問題為出發點，呈現出一個惡托邦式的未來世界，以此喚起讀者對於科技發展對人類未來影響的關注。而韓松的《醫院》三部曲：《醫院》、《驅魔》、《亡靈》講述了一個醫療科技發達的未來中人類的處境，當中病人的創傷以及痛苦，亦是當下人所面對的問題。故本文以醫療人文為切入點，研究《醫院》三部曲的文本本身如何以敘事治療的方式，令讀者得到療愈。

本文的第一章為緒論，簡要介紹韓松及《醫院》三部曲，以及研究背景。第二章分析《醫院》三部曲當中的疾病書寫以及惡托邦世界。第三章將探討作品當中針對疾病所提出的治療手段如何成為醫院鞏固自身的工具，從而令醫院成為一個絕望的世界，引起讀者的恐懼。第四章將承接上章有關恐懼的討論，分析《醫院》三部曲如何作為敘事治療，結合 Noël Carroll 提出的「恐怖的哲學」，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得到療愈。

## 謝辭

本畢業論文，承蒙陳麗汶教授悉心指導，得以完成，謹此衷心感謝。

學生：鄧依雯

日期：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二日

## 目錄

第一章：緒論 .....	P.5-8
第二章：《醫院》三部曲的疾病及惡托邦 .....	P.9-13
第三章：《醫院》三部曲的治療與恐懼.....	P.14-17
第四章：讀者的敘事治療——《醫院》三部曲.....	P.18-24
結論.....	P.25
參考書目.....	P.26-27

## 第一章：緒論

### 1.研究背景

在科幻小說中，不知何時會降臨的災禍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這種對「未知」的恐懼一直是科幻文學探討的主題之一。而除了天災外，人類對於疾病以及死亡等不受其控制的「災難」，亦引起科幻文學對於疾病這一主題的探討。在全球籠罩於疫情陰霾的當下，疾病的威脅再一次引起人類對其的恐懼。人類由於面對疾病無力改變的現實焦慮，令科幻作品試圖為其提供適切的「藥」。

當生理上的疾病能夠被技術控制，人類的擔憂及恐懼是否就會因此而消失？還是人類會因自己的處境而產生更深刻的恐懼？人從出生起就注定有一死，而疾病的存在則加速了這個結果的到來，這正是人類恐懼疾病的根源。但中國科幻作家韓松所創作的《醫院》三部曲中則將疾病的定義改寫，正是因為患上疾病，人才得以生存。疾病不再為人帶來死亡，但卻讓人一直活於痛苦之中無法解脫。在人人有病的世界下，人的「藥」究竟為何？

宋明煒將韓松歸類為「新浪潮」科幻作家，關注現實問題以及聚焦於惡托邦書寫。<sup>1</sup>韓松的科幻作品大多基於現實創作，他將當下的問題作為科幻小說的題材，刻畫出當代人對於科技發展的現實焦慮。例如在《地鐵》中，韓松描繪了一輛正在高速行駛的地鐵失控，變成空間、時間都被扭曲的世界。而人類在地鐵這一場所異化，成為食人魔或轉變為昆蟲，反映出科技的急速發展未必為人類帶來更美好的世界，反而令人類退化。韓松的作品以現實為出發點，構建出介於虛幻與現實之間的惡托邦。正因韓松的小說題材如地鐵、飛機、醫院等都是讀者日常所熟悉的事物，它們被異化後更容易令讀者產生一種詭異及恐怖

---

<sup>1</sup> 宋明煒：〈科幻新浪潮與烏托邦變奏〉，《南方文壇》，第3期（2017年），頁34。

之感。因為這些往日讀者熟悉的場所背離了他們的認知，猶如恐怖片當中的「怪物」。恐怖哲學當中的怪物定義為違背現有文化概念本質的事物，它們不但會造成身體上的威脅，更是對認知的威脅，這些怪物會讓讀者變得精神錯亂以及瘋狂。<sup>2</sup>醫院這個場所在現有的文化概念中理應讓患病的病人接受治療，重獲健康。而《醫院》三部曲中卻將醫院塑造成一個人人有病，沒有人健康的世界，違背了現今對於醫院的既有認知，令醫院成為了「怪物」，讀者因而對其產生恐懼。對於為何科幻小說要營造恐懼，韓松的看法是：「必須看到最沒有希望的地方，才有可能去找出路。你沒看到最絕望的地方，是不可能找到出路的。」<sup>3</sup>只有了解到恐懼的對象為何物，才能嘗試消除恐懼。

在《醫院》三部曲中，韓松講述在一個醫療科技發達的未來，整個宇宙都成為了一間醫院，並以一個病人楊偉的視角敘述他在醫院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包括自身的疾病及苦痛、醫患關係等。《醫院》中透過醫生及其他病人的敘述，塑造出一個虛假的烏托邦世界（utopia）。萊曼·薩金特（Lyman Sargent）對烏托邦的定義為：「一個不存在的世界，通過相當豐富的細節展現了一定的時空定位。作者試圖讓同代讀者相信，這個世界比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更加美好」。<sup>4</sup>在醫院這個烏托邦中，一切疾病都能得到根治，人們不會再受到疾病的威脅，不會再因為患病而痛苦。《醫院》當中不同的角色都有各自所患的疾病，在醫院中他們都得到了「藥」。而他們在生理上的病被治愈後，在心理上反而患上了「病」。《醫院》以主角楊偉患上腹痛入院作為出發點，經歷異化的過程，一步步揭開醫院作為惡托邦（dystopia）的本質，帶出醫療科技急速發展對道德的挑戰、人類身份的重新解構以及何為生、死的再度審視。

---

<sup>2</sup> Noel Carroll, *The Philosophy of Horror, or, Paradoxes of the Heart* (New York : Routledge,1990), p. 34.

<sup>3</sup> 徐明徽：〈韓松：我們都有病，在宇宙這個大醫院尋找解脫〉，《鳳凰文化》（2016.09.07），[https://culture.ifeng.com/a/20160907/49928076\\_0.shtml](https://culture.ifeng.com/a/20160907/49928076_0.shtml)（23年4月12日檢索）。

<sup>4</sup> 萊曼·薩金特（Lyman Sargent）：〈重返烏托邦的三張面孔〉，轉引自歐翔英：《烏托邦、反烏托邦、惡托邦及科幻小說》（世界文學評論，2009），頁 298-308。

《醫院》三部曲中對「病」及「藥」有深刻的描繪，提出了未來醫療科技發展後兩者的關係及意義的演變。其中提出一種治療方式——「敘事代入治療」，與現實中對讀者的敘事治療自我指涉，為解讀《醫院》提供新的角度。

## 2.文獻回顧

學者大多認同韓松的作品承襲了魯迅的思想。王德威認為韓松繼承魯迅的「神思」，以超脫現實的幻想來呈現在《醫院》中病人與疾病之間共生的關係。<sup>5</sup>宋明煒則提及韓松的作品中沿襲了魯迅「虛無一物」的內涵<sup>6</sup>，主角楊偉最後在切除「病灶」後依然未能擺脫痛苦的根源，而他以為到了海的那邊便可以脫離醫院的掌控，卻發現自己只是又登上了醫院的另一形態——醫院船。

對於《醫院》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以宏觀的視角審視《醫院》對人類社會、乃至未來的啟示。賴佩暄提到《醫院》中呈現的是一個「病態中國」，討論《醫院》中的疾病與療救如何對國民性進行改造。<sup>7</sup>但《醫院》除了對人類整體未來有所啟示，當中不同角色在患病、接受治療期間的經歷，以及「病人」與「醫生」身份的轉化，亦為個人面對疾病時的處境提供了預示。

現有對《醫院》的研究主要論述當中對於當下中國社會及政治的映射及隱喻，較少從醫療人文方面解讀，特別是當中韓松所創的敘事代入治療。雖然宋明煒的研究亦有提及敘事代入治療，但仍是從政治意義解讀，認為敘事代入治

---

<sup>5</sup> 王德威：〈魯迅、韓松與未完的文學革命——“懸想”與“神思”〉，《探索與爭鳴》，第5期（2019年5月），頁48-51。

<sup>6</sup> 宋明煒：〈回到未來：五四與科幻〉，《現代中文學刊》，第59期（2019年4月），頁117-119。

<sup>7</sup> 賴佩暄：〈回到魯迅：盛可以《錦灰》、韓松《醫院》三部曲中的醫／病與療救〉，《清華中文學報》，第26期（2021年12月），頁211-257。



療提出的是需要治療的問題是世界觀以及意識形態的問題。<sup>8</sup> 而醫療人文關注文學當中關於疾病、病痛以及治療等的問題，因為現今的醫療忽略對病人心理上的痛苦的關懷，醫生在治療的過程中缺乏對病人的共情<sup>9</sup>。《醫院》三部曲當中故意忽略醫生對病人的人文關懷，反而詳細描繪了病人在患病以及住院期間所經歷的痛苦以及恐懼，包括生理以及心理層面上的。生理上的疾病及痛苦固然可以用「藥」治療，但過程中心理所遭受的折磨以及造成的創傷，則未必有「藥」可以治療。創傷經歷是全人類都會面對的問題，特別在疫情期間，對於醫療體系以及疾病的恐懼成為了集體創傷回憶。人們應如何應對這一集體創傷成為了現實問題。而韓松以科幻文學展示出人類在面對創傷時的反應，令文學可以成為療愈的「藥」。因此，本文將從醫療人文的角度解讀《醫院》三部曲，深入分析文本作為敘事治療，如何令讀者達至療愈。

### 3.論文結構

本文的第二章會先分析《醫院》如何透過異化，將人們認知中的醫院轉化成惡托邦，並論述當中帶給病人痛苦的疾病，帶出「藥」對病人的必要。第三章則會探討《醫院》如何針對「病」提出對應的「藥」，以及分析「藥」並不能達至療愈的效果，引出韓松刻意在閱讀過程中營造恐懼。第四章會以敘事治療的角度解讀《醫院》，結合 Noël Carroll 提出的「恐怖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Horror)，分析讀者如何在閱讀過程中達至對自身的療愈。本文認為韓松的《醫院》三部曲能夠從醫療人文的角度理解科幻小說，以及呈現其對有創傷經歷讀者的人文關懷。

---

<sup>8</sup> 宋明煒：〈重訪新中國未來：以二十一世紀華語小說為中心〉，《二十一世紀》，第 183 期（2021 年 2 月），頁 37-40。

<sup>9</sup> Karen Thornber, *Global Healing: Literature, Advocacy* (Boston : Brill, 2020), p.2.

## 第二章：《醫院》的疾病及惡托邦

《醫院》創建出醫療科技極度發達的「烏托邦」，但實際上卻是一種「惡托邦」。萊曼·薩金特將惡托邦定義為：「一個不存在的世界，通過相當豐富的細節展現了一定的時空定位。作者試圖讓同代讀者相信，這個世界比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更糟糕」。<sup>10</sup>「藥時代」的科技確實非常發達，但科技的進步並未令人類的生活變得更美好，醫院因而成為惡托邦。《醫院》中顛覆了疾病以及藥的二元對立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建構惡托邦。本章將通過分析「藥時代」中的三種辯證關係，研究當中的疾病書寫。

### 1. 「藥時代」的病與藥

我們必須先明確《醫院》當中的「病」，以及它如何呈現「病」為人們帶來的痛苦，才可探討「藥」為何物。在《醫院》中，「病」是病人所患的疾病，以及病人在患病過程所感受的恐懼，也是他們在《醫院》世界的現實中面對的困境。醫院這一存在本身也是病的一種。因此，「病」可總括為一切令病人感到痛苦，不論是生理或者是意識層面上的事物。

韓松在《醫院》這一作品當中，將人類置於一個以醫院為主體的世界，而醫院聲稱能治愈人類的所有疾病。哪怕是一些絕症，醫院也能透過基因工程等手段治愈。醫院成為了一個看似人人都不會生病，永遠都能保持健康的「烏托邦」。

醫院中將疾病的定義改寫，正是因為患上疾病，人才得以生存。疾病不再為人帶來死亡，但卻讓人一直活在痛苦之中無法解脫。《醫院》當中病人都患有

---

<sup>10</sup> 同註 4，頁 298-308。

不同的疾病，如楊偉所患的腹痛、白黛患有輸尿管腫瘤、陰道痙攣以及注意力缺陷障礙症。<sup>11</sup>其實以醫院的醫療科技水平，這些疾病早已有能夠治療的手段，但楊偉在醫院接受治療期間，他在周邊的病人及醫生的介紹之下，得悉他們正處於「藥時代」中。

「藥時代」當中人人都有病，必須接受治療，但病又是永遠無法治好的，而無病更是一種病態。<sup>12</sup>「藥時代」當中疾病並非威脅人類生命的存在，而是變為控制人類的工具。只要病人仍然有病，他的病就不會治好，依然要依賴醫院。醫院藉由疾病這一媒介控制每一個人，因為它掌握了所有的醫療資源以及病人的信息乃至基因。所有人都依賴醫院的治療，而醫院則以此控制人類，人類因此淪為了醫療科技的奴隸。當生理上的疾病能夠被技術控制，人類的擔憂及恐懼並未因此而消失，人類反而因自己的處境而產生更深刻的恐懼。

## 2. 「藥時代」的身體與精神

《醫院》在一開始以普通人日常患病的經歷為切入點，反映出當下人們對於患病的恐懼，未必源於疾病本身。而是在患病的過程中，自身對於患病這一事實的揣測，以及對於患上何病這一未知的恐懼。《醫院》拋出了人們對醫療科技在現今有所不足的焦慮，並由此創建出一個醫療科技極度發達的「烏托邦」。

《醫院》以楊偉到陌生城市出差途中腹痛就診為開首，當時的楊偉認為腹痛只是小病，只要到醫院接受治療便可康復。但到了醫院以後，他就診後非但沒有康復，更連自己患上什麼疾病也不得而知。楊偉在此時開始變得惶恐，甚至開始擔憂自己是否患上不治之症。這種面對未知的恐懼，也是「病」的一種，不過是精神層面的病。

---

<sup>11</sup> 韓松：《醫院》（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頁 80。

<sup>12</sup> 同上註，頁 98。

除了對患病過程感到恐懼外，《醫院》中對於人類身份的挑戰亦引起了焦慮。醫療科技的進步，使得過往對一些物質如酒精、毒品等的依賴也能從根源上清除。更甚者，男性對於繁衍的慾望也能被消除，人類基因之間的差異縮小，甚至可能趨於一致。加上醫院可以透過修改人類基因的方式隨意控制人的意識。倘若連人的意識亦能被掌控，病人的意識甚至不受自己控制，人類的身份便變得難以界定。基因及意識的差異構成不同個體，而醫院的基因工程科技卻能夠抹殺這一點。任何可能威脅醫院存在及運作的意識，都能用基因工程刪除。基因工程原本用於救治病人，但在醫院中它成為了醫院掌控病人的手段。

《驅魔》中，衰老的病人因為醫療手段無法衰老至死，但又並不能返老還童，只能一直承受衰老後患上的各種病患帶來的痛苦。楊偉在《驅魔》中到了一艘醫院船上，醫院船上的病人全是老年病人，但又因醫療科技發達長生不老<sup>13</sup>，人人看似沒病，但這種狀態本身就是「病」。因為人們失去了死亡，只能困在現實當中。掌控醫院船的司命因此產生出「醫學治得了病，卻治不了人，更治不了世界」<sup>14</sup>的想法，而司命也意識到只憑醫學手段無法讓病人得到幸福。於是，它開始寫詩，試圖以文學治愈病人<sup>15</sup>。《驅魔》當中所提及以文學作為治愈手段，亦是與魯迅提出的文學救國為互文<sup>16</sup>。

在《亡靈》中，病人的意識不斷重生，無法擺脫生死的桎梏。病人的肉身即使消逝，意識依然被保留以維持醫院的運轉，成為了零件的一部分。病人喪失了人的身份，成為維繫醫院運作的工具。在醫院中的科技發達如此，可以重構人的身軀，甚至保留人的意識。人類實現了「長生」，理應超脫生死的限制，享有更美好的生活。但在醫院這一惡托邦中，「長生」也成為了疾病，因

---

<sup>13</sup> 韓松：《驅魔》（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頁 31。

<sup>14</sup> 同上註，頁 88。

<sup>15</sup> 同上註，頁 237。

<sup>16</sup> 同註 7，頁 243。

為只要人的意識依舊存在，他們就要被迫繼續生存下去，無法擺脫這個令他們痛苦的現實。

### 3. 「藥時代」的醫生與病人

上述的疾病都是病人在醫院中生理及心理上面對的疾病，那負責醫治病人的醫生是否就沒病？醫院中人人都有病，醫生自然也不例外，甚至比病人病得更嚴重。因為病人尚有醫生救治，但醫生卻沒有人可以救治他們。在《驅魔》中人工智能司命扮演醫生的角色，負責治療病人。但它卻因為無法消除病人的痛苦而發瘋，自己也變成了精神病人。<sup>17</sup>

在《醫院》三部曲中醫患關係非常重要。醫生和病人互相轉換，換言之其實醫院中根本沒有真正的醫生。醫生自己也可能變成病人，又怎去醫治病人呢？生理上的疾病尚可以科技治療，因此病人依賴醫療科技維持生命，醫生則依靠醫療科技維持自己的地位。但病人在治療過程中感到的恐懼及焦慮，原本應由醫生這一角色發揮人文關懷的作用，從而減輕病人的恐懼及焦慮。但由於醫生的身份在《醫院》中變得模糊，因而難以發揮這種作用。醫生與病人之間本應存在人文關懷，但在《亡靈》中則是相反，醫生和病人之間是敵對關係。

《亡靈》中病人愛因斯坦指出醫患關係就是霸權主義關係，醫生透過將所有問題與醫學掛鉤，從而實施統治。<sup>18</sup>醫生被病人殺害，可以提供「藥」的存在亦因而消失。

### 4. 小結

《醫院》雖描繪了一個不需擔憂患上疾病死亡的世界，病人的確不會因為疾病死亡。但這正是問題所在，病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能日復一日生存

---

<sup>17</sup> 同註 13，頁 246。

<sup>18</sup> 韓松：《亡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頁 60。

下去。但他們早已喪失生存的意志，淪為行屍走肉一般的存在。在病人面對如此困境時，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找到能夠治療自己的「藥」。

### 第三章：《醫院》的治療與恐懼

第二章中探討了《醫院》中圍繞著疾病的顛覆，承接以上的討論，第三章將分析《醫院》三部曲中所提及的「藥」。此處的「藥」須從廣義論；小說中凡是可提供療癒功效的治療手段，即為「藥」，其中就包括了醫療科技、文學、疾病以及敘事治療。本章想強調的是，「藥」本應協助消除病人的痛苦，但小說中的各種治癒手段反而加深了病人的痛苦。換言之，在《醫院》這個人人有病的世界，實質上並無任何「藥」的存在，充分體現了其惡托邦的本質，更將醫院構建成一個背離當下讀者認知的「怪物」<sup>19</sup>，讀者因而在閱讀的過程中會對醫院這個可以隨意操控病人軀體以及意識的惡托邦感到恐懼。

#### 1. 醫療科技

《醫院》當中試圖以醫療科技強行醫治「疾病」。在《醫院》中提到其中「疾病」包括當時民族的劣根性所形成的「吞下主義」及「實用主義」，而魯迅等人以文學為「藥」，試圖讓國民認清自身的疾病並自願改正，以治愈他們的病。但在「藥時代」中，則將這些「疾病」以純粹醫學的角度看待，最終發現原來這些病是因一種「飢餓基因」而產生。針對這些基因所導致的疾病，醫生發明了「洗血」這一基因療法，由根源上抹除這一基因。但就算接受了「洗血」，醫院中的病人依然沒有擺脫這些疾病，他們依然會為了自己能更快接受治療，去賄賂醫生。這一舉動是建立在犧牲他人利益的基礎上，可見病人的「飢餓基因」依舊存在。生理上的疾病及痛苦固然可以依靠醫院高超的科技去除，但人的痛苦不只是軀體所感受到的痛苦，亦包括生存的過程中所體會到現實的苦痛。其中將心理疾病也強行以科技手段治療，但病人痛苦的根源依然未能根除。而在《亡靈》中治療的意義更被顛覆，治療並非為了醫治病人及解除他們

---

<sup>19</sup> 同註 2，頁 34。

的痛苦，而是為了讓病人能夠感受痛苦，以維繫醫院的運作。治療的目的理應是解除病人的痛苦，但讓病人在治療過程中感知痛苦反而成為了治療的目的。醫療手段反而成為痛苦的來源，而這種方式顯然未能真正治愈病人。如此一來，這種心理上的疾病的「藥」回歸到病人的自身上。

## 2.文學

《醫院》以及《驅魔》當中都有提到以文學作為一種「藥」去治愈病人，因為病人的「病」並非只靠醫學就可治好，他們精神上的「病」以及苦痛，也只能在精神層面上治愈。在《醫院》三部曲中，文學以及科技的地位不斷變幻，但無論何者掌權，權力結構依然不變。在《醫院》中醫療科技掌控著醫生以及病人，連文學都成為了維持科技地位的工具。而在《驅魔》中，人工智能司命本被創造出來管理醫院船，是絕對理性的象徵，但最後反而因無法解除病人的痛苦輪迴而轉為詩人，科技與文學的地位出現了反轉。到了《亡靈》中，愛因斯坦利用黃帝內經建立了藥帝國，科技以及文學都成為了人類鞏固權力的工具。在這兩者地位變化的過程中，可見科技即使興起，但文學作為宣洩痛苦的渠道仍是人不可割捨的一部分。但文學依然未能作為「藥」拯救病人，因為病人的病灶各有不同，他人所創作的文學並不能徹底治愈他們。

在《驅魔》中則提出疾病反而能作為現實當中苦痛的治療，疾病能夠令病人擺脫現實中的問題而產生的痛苦。《驅魔》當中的一些病人主動患病，期望能讓疾病幫助他們脫離現實的苦痛。這些病人有的原本是運動員，不願接受成績下滑，有的曾因一時貪念害死許多學生，以疾病作為對自己的懲罰。在《驅魔》當中，疾病和痛苦本身反而成為了「藥」，病人一遍一遍的經歷痛苦，逐漸變得麻木。



### 3.敘事代入治療

《驅魔》當中提出了一種新的治療方式——敘事代入治療。萬古教授將人類所處的世界稱為「疼痛世界」，並因應人類對疼痛的感知是遵循峰終定律，創造出敘事代入治療。<sup>20</sup>敘事代入治療將人的意識投入一個敘事代入世界，這個世界中人們的經歷和對痛苦、幸福的定義與原本的他所認知不同。<sup>21</sup>因此他們在敘事代入世界中忘卻了原本的痛苦及記憶，以此作為疾病的治療。

《醫院》中的敘事代入治療本質是虛假的，病人從中所經歷的一切都是虛假的，療愈的作用自然無從談起。敘事代入治療雖然消除了病人在原本所處世界中令其產生疼痛的記憶，但是病人身處敘事代入世界時依然會因為在其中生存而再度產生出新的痛苦。楊偉在《醫院》的敘事代入世界中到最後依然未能找到病灶，亦未能找出他口中的「本源疼痛」，即令他需要進入《醫院》的敘事代入世界的根源。而楊偉在敘事代入治療時的感受也與它本來想達到的目的背道而馳，他在《醫院》中由於一直未能找出他腹痛的病因以及治愈的方法，因而產生了新的疼痛。此刻楊偉的疼痛是精神層面上，因一直被未知的恐懼折磨而產生的。楊偉更在詢問西林大夫究竟疼痛世界以及非痛世界到底哪一個才是真實時，得到兩個世界中的經歷同樣為真實的答覆。敘事治療消解了真實與虛幻的界限，楊偉無從判斷何謂真實，何謂虛假，因此他對自我的認知亦變得模糊。所以敘事代入治療非但沒有消除病人的疼痛，反而經由敘事代入治療加重了病人的「病」。

敘事代入治療表面上雖稱為「藥」，實質其實亦被利用為維繫醫院及控制病人的工具。敘事代入治療從結果而言是令病人的疼痛加重以及加深對疾病的認知，這正是醫院想要經由敘事治療達到的目的。在《亡靈》中醫生提出了病

---

<sup>20</sup> 同註 13，頁 144。

<sup>21</sup> 同註 13，頁 144-145。

人在醫院中的角色就是感知世界以及痛苦，再將其向醫生講述，並接受治療。這一看病治病的過程正是醫院賴以存在的基礎，因此病人在醫院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令醫院得以運轉的「齒輪」。因此敘事代入治療亦成為病人痛苦的來源，因為他們經由敘事代入治療不斷感知痛苦，而這種痛苦是沒有終結的，某種意義上亦成為了「病」之一。

#### 4.小結

總而言之，「醫院」當中根本沒有「藥」的存在。不論是醫療科技或是敘事代入治療，最後都成為了醫院鞏固自身存在的工具。《醫院》構建了一個人人有病的世界，但沒有「藥」的存在。《醫院》三部曲的目的並非是消除我們因醫療科技以及人工智能日益進步、人類身分以及地位可能收到威脅而產生的恐懼。反之，作品當中著重刻畫了醫院及醫生的恐怖，而讀者在閱讀過程時產生恐懼才是《醫院》所想達到的療癒。

#### 第四章：讀者的敘事治療——《醫院》三部曲

第三章當中探討了《醫院》當中的「藥」，包括傳統意義上的藥物以及醫療科技，以及《醫院》及《驅魔》中針對「藥時代」所提出的文學及敘事治療。第四章將延續之前關於敘事代入治療作為療愈的討論，探討《醫院》三部曲這一文本作為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如何令讀者對《醫院》三部曲所營造的未來產生恐懼，從而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達到療愈作用。

現今的敘事治療是由病患敘述自己所患的病，以及患病過程中經歷的痛苦。透過敘述病人能夠將問題即疾病外化，不再將疾病及痛苦內化為自己的問題，而是能從其中抽離出來，客觀地面對患病的現實及痛苦。敘事治療讓病人與醫療人員之間有溝通的機會，病人能夠向他們講述自身的困境，醫務人員則開始理解並尊重病人的痛苦，並在治療的過程中向病人提供陪伴。<sup>22</sup>本文主張《醫院》亦可視作為一種敘事治療，在《醫院》的敘事中疾病及痛苦是固定的，即前文提及的「病」及「藥」，並透過楊偉的視角敘述出來。韓松認為每個人內心深處有一層傷口，而這個傷口就是《驅魔》裡的「魔」。<sup>23</sup>讀者都會有各自的「魔」，亦即創傷經歷，而創傷不僅僅限於與醫療、疾病方面，凡是令讀者產生痛苦或恐懼的問題都可被視為創傷。韓松認為救贖的第一步是正視再剖析<sup>24</sup>，所以必須先指出恐懼及痛苦的根源，讀者才能夠客觀地審視這些帶給他們痛苦的問題，然後再達至療愈的效果。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會代入楊偉的角色，因此楊偉所敘述的疾病與痛苦，也是讀者的疾病與痛苦。本章將分析小說的敘事手法，結合 Noël Carroll「恐怖的哲學」，探討《醫院》如何令讀者產生

---

<sup>22</sup> Rita Charon, *Narrative Medicine: Honoring the Stories of Ill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7.

<sup>23</sup> 劉詩蕾：〈作家 | 韓松和他的“驅魔”世界〉，《南方人物周刊》（2018.01.04），<https://www.nfpeople.com/article/7686>（2023年4月12日檢索）。

<sup>24</sup> 同註 23。

恐懼的感覺，並透過體驗這種恐懼，產生舒泄的效果，從而達至對讀者的療愈。

在論述《醫院》三部曲如何以敘事治療的方式讓讀者直面自己的恐懼與痛苦前，必須先了解其恐懼的來源。《醫院》三部曲透過將醫院異化成惡托邦，如韓松所言：「醫院本來是要救人的，最後變成了一個吞噬人的所在。」<sup>25</sup>令醫院變成了「恐怖的哲學」當中的「怪物」，一種挑戰人類既有認知體系的存在。<sup>26</sup>不論是恐怖電影當中的「怪物」還是科幻小說當中的「惡托邦」，兩者其實有相似之處。「怪物」會摧毀個人的身份，以及道德秩序。<sup>27</sup>醫院的存在正正挑戰著病人作為人的身份，他們不再被視為人，病人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感受並不重要，他們只是作為維繫醫院運作的工具。而醫院當中喪失道德秩序，一切都以疾病為出發點。「恐怖的哲學」提出觀眾透過觀看恐怖題材的過程，印證「怪物」的存在以及發現其特性，即使「怪物」已被揭露，觀眾依然會好奇能否成功對抗「怪物」。<sup>28</sup>觀眾透過恐怖題材滿足自己對於「怪物」的好奇心，從而得到歡愉。<sup>29</sup>而《醫院》三部曲雖然並非與恐怖題材一樣帶給讀者歡愉，但同樣以揭露醫院作為「怪物」的存在及本質，喚起讀者對醫院中真正的「藥」是否存在的好奇，並在過程中令讀者感受到不安與恐懼，從而達到一種類似歡愉的效果。讀者最後並非感到歡愉，而是透過體驗最悲觀的未來，減輕當下對未來的恐懼。

---

<sup>25</sup> 董子琪：〈韓松：比郝景芳寫得好的作品也有不少〉，《界面新聞》（2016.09.07），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38826.html>（2023年4月12日檢索）。

<sup>26</sup> 同註 2，頁 34。

<sup>27</sup> 同註 2，頁 43。

<sup>28</sup> 同註 2，頁 184。

<sup>29</sup> 同註 2，頁 185。

## 1.恐懼的來源

讀者在《醫院》及《驅魔》以旁觀者的角度觀看楊偉在醫院及醫院船上的經歷，是在進行閱讀以及書寫敘事治療中文本的過程。一般來說，在敘事治療中，治療的前提是由病患敘述自己的疾病以及在患病過程中所經歷的痛苦，而讀者在閱讀《醫院》時，也開始了解其中建構的「惡托邦」及對「病」及「藥」的異化。讀者與文本之間產生聯繫，同時也將自己代入到《醫院》的敘事之中，而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會對文本的內容產生不同的解析，賦予文本新的意義。讀者在《醫院》跟從楊偉一同入院「治病」，並在楊偉逐漸認識醫院的同時，體會他所感受的恐懼與不安。不安是由於未知的不確定性，楊偉在醫院逗留期間，一直都未能查清自己腹痛的病灶，在接受治療後亦未有好轉。他對於自己所患疾病的擔憂，令他一直陷入不安之中。而恐懼則是出於醫院掌控人的一切，包括身軀以及意識，乃至生死。在《醫院》中，讀者對於楊偉所得的「病」有所認知。

《醫院》三部曲以楊偉作主角以及敘事視角，是基於楊偉的身份——病人。在《醫院》三部曲的世界中，病人是醫院得以存在的基石，他們才是患上疾病而需要接受治療的人群。楊偉作為病人能夠呈現出《醫院》中病人所患的疾病，以及在得知患病後忐忑不安的心理狀態。而楊偉在醫院治療期間，他因患病而產生的痛苦，亦是只能從病人的口中敘述才可彰顯<sup>30</sup>。《醫院》刻意描繪病人在患病時的痛苦，目的是讓讀者在閱讀時與病人共情，體會他們的痛苦，從而產生對療愈的需求。《醫院》中確實有提出療愈的手段，但正如前文所述，這些手段都不能真正治愈病人的「病」，反而會加深他們的痛苦。在讀者的既有認知之中，即使患病，接受治療便可治愈。即便患上絕症不能徹底治愈，至少

---

<sup>30</sup> Rita Charon, "Narrative and Medicine,"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o.9 (February 2004):862.

也能減輕患病的痛苦或延長生命。但《醫院》內的療愈手段則顛覆了讀者的既有認知，將讀者的心理狀態拖入恐懼的狀態。

而在《驅魔》中，讀者進一步接觸醫院船中死亡以及生存的內涵。生死觀是構成人類生命的基本觀念，當生命以及死亡背離讀者的既有認知時，同樣形成了恐懼。醫院這個機構作為「怪物」顛覆了我們對醫療的認知<sup>31</sup>，讀者對於這種超出他們理解的存在，自然產生抗拒的情緒。病人在《驅魔》之中一直擺脫不了意識上的痛苦，而他們又因醫療科技而長生。長生是現今人們所期望的狀態，能夠脫離肉體以及時間的限制一直生存，似乎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譬如金錢、貧窮等困擾現今人們的現實問題，既然已經達至長生，可以透過時間的積累而消除。但病人的長生推翻了這種理想的狀態，因為他們是以老年的狀態長生，因此依然擺脫不了痛苦。讀者在接觸到這種非常規意義上的長生時，便會意識到醫院中根本沒有可以幫助病人減輕痛苦的手段。加上《驅魔》中連時間的真確也被消除，楊偉一開始處於與現實相約，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的時間線。但他從萬古教授口中得知，原來在他身處的世界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根本尚未結束。《醫院》中時間線的混亂亦造成讀者認知上的混亂，讀者無法分辨時間以及敘事的真偽，陷入無助的心理狀態。

《醫院》以及《驅魔》都是以第三人稱敘事，讀者一直以第三者的角度閱讀楊偉的經歷。而到了《亡靈》中則轉為第二人稱敘事，讀者成為了文本當中的「你」，也成為了醫院中的病人，自我講述醫院所帶來的痛苦：

其實你對醫生，一直心情複雜。你仰視他們，視之為生命操盤手。你在他們面前，感到卑下，沒有自信。你不是自願來醫院的。此地並未給你帶來

---

<sup>31</sup> 同註 2，頁 43。

愉悅。它僅僅令你認識到自己的身心存在重大缺陷，亟需改良修正。你還記得，最早做外科檢查時，你被剝下衣服，一絲不掛，首先感到恥辱——對自己的樣子感到恥辱，對暴露的私處感到恥辱，對醫生和護士怎麼看你感到恥辱，並為自己有病而與正常人不同感到恥辱。<sup>32</sup>

《亡靈》中揭示病人在治療過程中的痛苦，醫生缺乏對病人的人文關懷，僅僅將治好病人生理上的疾病作為責任，卻忽略了病人的尊嚴。當病人在《亡靈》中陷入無限的輪迴之中得不到死亡的解脫，讀者終於知悉問題的根源是整個醫院體系的存在，只要醫院一天存在，問題以及痛苦便會由此而生。在這種處境下，個人無法抗衡「醫院」這一集體。《醫院》三部曲塑造了一個完整的敘事代入世界，讓讀者作為「病人」身處這種沒有希望可言的世界，體會在未來醫院成為惡托邦的恐懼。

讀者之所以會覺得醫院是一個恐怖的存在，原因是《醫院》描繪的是一個可能發生的未來，醫療科技的進步反為人類帶來更深層的苦痛。科幻小說其實是對未來的演習以及預言，因此楊偉的經歷可能是讀者的未來，醫院是可能發生的現實，並非純粹的幻想。《醫院》三部曲這一作品作為惡托邦小說，本身對於人類身處醫療科技發達的處境便是希望呈現其悲觀的可能性。因此在文本本身的內容，即楊偉的「病」最後並沒有得到療愈。但療愈呈現在讀者身上，《醫院》三部曲所假設的未來，對醫療科技可能對人類身份乃至生死所產生的影響作出警示，讀者在閱讀接收的過程中已經產生恐懼，為可能出現的極端未來作心理準備，從而減輕現今對未來未知的恐懼。

---

<sup>32</sup> 同註 18，頁 8-9。

## 2.讀者所得的療愈

在敘事治療中，參與者包括病人以及醫生，在治療中是雙向交流的過程。雖然讀者閱讀文本是一個單向接收的過程，但讀者在閱讀時其實有兩種身份，一種是病人，一種是醫生。在代入病人身份閱讀時，讀者與楊偉共情，不斷感受他患病以及因醫院而產生的痛苦，《醫院》作為讀者的敘事代入世界，令讀者體會到相比於現實中更深刻的痛苦及恐懼，從而達到治療的效果。同時讀者以病人視角閱讀的時候，除了單方面接收文本，在與楊偉共情時可能會聯想到自身與疾病或醫院有關的創傷經歷。讀者因而能透過重新思考自己的創傷經歷，將痛苦及問題外化，令自己可以從中抽離，客觀地面對這段經歷。而讀者在代入醫生身份閱讀文本時，則能夠思考自己面對疾病以及痛苦時應該如何處理及面對。

讀者從《醫院》三部曲得到的療愈可分為對當下現實以及未來的療愈。《醫院》三部曲放大了醫院恐怖的形象，讀者由於一些疾病的創傷經歷或對醫院的恐懼，因而可能對進出醫院或就診產生抗拒的情緒。但《醫院》刻畫出一個以醫院作為場景的惡托邦，在閱讀後讀者能夠意識到現實中的醫院、疾病與文本中的醫院及疾病相比起來，未必如想象一般恐怖。因此《醫院》能夠療愈讀者當下對醫院及疾病的恐懼。

另一方面，《醫院》三部曲作為科幻小說，對未來作出預視，能夠療愈讀者對於科技威脅而產生的恐懼。雖然《醫院》三部曲作為科幻小說刻畫的是未來，但它是基於現實所產生，韓松之所以以現實為題材是因為他認為科幻來寫現實，有時會製造強烈的反差，促人反思。<sup>33</sup>《醫院》突出了科技的發展對醫學倫理以及數字生命對人類身份的顛覆，在閱讀時讀者對科技進步可能帶來的影

---

<sup>33</sup> 顧學文：〈科幻是一面鏡子——獨家專訪作家韓松〉，《解放日報》（2018.06.08），<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608/c405057-30045226.html>（2023年4月12日檢索）。



響有所預見，可以減輕現今由於醫療科技急速發展所引致的焦慮。

### 3.小結

韓松透過將醫院異化成惡托邦，令讀者在閱讀及代入這個世界時，能夠與現實產生共鳴，從而達至療愈的效果，這正是《醫院》三部曲敘事結構及風格的意義。

## 結論

總括而言，本文認為《醫院》三部曲的敘事結構以及風格，目的是為了營造一種恐懼的閱讀體驗。韓松透過對讀者既有認知中的醫院進行異化，令醫院成為惡托邦的載體。《醫院》中的醫院、疾病、療愈背離了讀者的認知體系，這些他們熟知的事物變得陌生，甚至恐怖。但正因讀者在閱讀時已經對此有心理準備，在再次面對這些疾病及痛苦時，他們的焦慮得以減輕。

科幻文學不止指出當下的現實問題，更將其最為悲觀的一面呈現給讀者。這種對未來的預演，令讀者得以體驗最絕望的未來。正如韓松所言：「人往往會在看到事物最悲觀的一面後，反而鎮定下來，去積極地做一些事情。」<sup>34</sup>而《醫院》三部曲預視世界變成了一座巨大的醫院，而這個預視在疫情期間成為了現實。在現今的社會中，疫情雖然有所緩和，但它帶給人們的創傷依舊存在。由醫療人文角度解讀《醫院》，能夠令讀者在科幻小說中共情，了解自身以及他人對未來以及當下問題的擔憂及恐懼，得到療愈以及人文關懷。

全文完

---

<sup>34</sup> 同註 33。

## 參考書目（按出版年份排序）

### 專著：

1. 韓松：《醫院》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
2. 韓松：《驅魔》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3. 韓松：《亡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
4. Carroll, Noël. *The philosophy of Horror, or, Paradoxes of the Heart*. New York: Routledge,1990.
5. Charon, Rita. *Narrative Medicine: Honoring the Stories of Ill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6. Thornber, Karen. *Global Healing: Literature, Advocacy, Care*. Boston: Brill,2020.

### 論文：

1. 萊曼·薩金特（Lyman Sargent）：〈重返烏托邦的三張面孔〉，轉引自歐翔英：《烏托邦、反烏托邦、惡托邦及科幻小說》（世界文學評論，2009），頁 298-308。
2. 宋明煒：〈科幻新浪潮與烏托邦變奏〉，《南方文壇》，第 3 期（2017 年），頁 34-41。
3. 宋明煒：〈回到未來：五四與科幻〉，《現代中文學刊》，第 59 期（2019 年 4 月），頁 117-119。
4. 王德威：〈魯迅、韓松與未完的文學革命——“懸想”與“神思”〉，《探索與爭鳴》，第 5 期（2019 年 5 月），頁 48-51。
5. 宋明煒：〈重訪新中國未來：以二十一世紀華語小說為中心〉，《二十一世紀》，第 183 期（2021 年 2 月），頁 37-40。

6. 賴佩暄：〈回到魯迅：盛可以《錦灰》、韓松《醫院》三部曲中的醫／病與療救〉，《清華中文學報》，第26期（2021年12月），頁211-257。
7. Charon, Rita. "Narrative and Medicine."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o.9(February 2004):862-864.

訪問：

1. 董子琪：〈韓松：比郝景芳寫得好的作品也有不少〉，《界面新聞》（2016.09.07）。2023年4月12日檢索。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38826.html>
2. 劉詩蕾：〈作家 | 韓松和他的“驅魔”世界〉，《南方人物周刊》（2018.01.04）。2023年4月12日檢索。  
<https://www.nfpeople.com/article/7686>
3. 顧學文：〈科幻是一面鏡子——獨家專訪作家韓松〉，《解放日報》（2018.06.08）。2023年4月12日檢索。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608/c405057-30045226.html>
4. 徐明徽：〈韓松：我們都有病，在宇宙這個大醫院尋找解脫〉，《鳳凰文化》（2016.09.07）。2023年4月12日檢索。  
<https://culture.ifeng.com/a/20160907/499280760.shtml>